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晉書八十五之六



晉書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劉毅 字元邁

所 卷 五 五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  
 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為州從事桓弘以為中兵參軍屬桓  
 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  
 刺史桓修於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  
 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一作軍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  
 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  
 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  
 北府人素憎伏裕莫敢出鬪裕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  
 死戰無不一當百一作千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

魏川宅鳳蘭  
氏書同爾道

53



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於崢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藤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歿桓振桓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爲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度無忌以督攝爲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其琅邪內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唯自引咎時論譴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戍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風飄沒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與貫甲冒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擒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以毅爲使持節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僞將溫楷振自擊宗之毅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皆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毅之并斬僞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拔遷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以毅爲撫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經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



弘道爲國者理盡於一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槩不能隕越故六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覲然苟存去春鑿駕迴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顧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於聖德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寢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毅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雅反毅遣將討擒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疾篤內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尅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一作繼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賊所虜輜重盈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參軍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毅乃以邃爲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爲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運政以損益爲道



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旣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寔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空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恥况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嬰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白州穽邊江百姓遼落加郵亭險闕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穽之中厲簡惠之政以及數年可有生氣而屬縣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莅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遏防可卽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爲都督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城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荆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爲副劉裕以毅貳于已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狠凶戾履霜日久中間覆敗宜卽顯戮晉法含弘復蒙寵授曾不思愆內訟怨望滋甚賴宰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轂陝西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



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悛志爲姦究陵上雷下縱逸無度旣解督  
任江州非復所統而輒徙兵衆略取軍資驅斥舊戍厚樹親黨西  
府二局文武盈萬悉皆割留會無片言肆心恣欲罔顧天朝又與  
從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狡繕甲阻兵外託省疾寔規伺隙同惡  
相濟圖會荆郢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  
脫職爲亂階扇動內外連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藩混  
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思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  
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  
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城內毅  
怒不發書而焚之毅與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鬪心  
旣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散毅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  
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

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狠復與劉裕協成大  
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  
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  
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  
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  
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秦洛知物情去而一作彌復憤  
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  
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有東府聚檮  
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  
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  
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  
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  
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  
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婁先就府  
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  
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  
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旣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  
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歿毅之  
褊躁如此

邁字伯群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  
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  
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  
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  
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  
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  
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祛與邁爲三故知不死玄甚  
喜以爲刑獄參軍後爲竟臨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  
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郡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  
桓玄引爲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爲  
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于時桓歆聚  
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  
邑二千五百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  
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



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如故及何無忌爲徐道  
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  
賊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  
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  
都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毅屯于  
北陵以脩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  
淮南太守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杖五十人入  
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  
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  
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問劉  
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  
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  
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  
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旣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今  
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  
前尅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旣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  
且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旡於幙中引長民進語素所  
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旡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  
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參軍逃于山  
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初  
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  
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  
有毛脚不分明竒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  
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刃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



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  
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鄉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  
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時鎮  
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  
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  
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  
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蒞  
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參軍  
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  
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

雖彊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艸澤之中非無英雄也

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

推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

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

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

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

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爲輔

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

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

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淦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

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

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



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祀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旣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尅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

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若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鑿宜決破南唐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旣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曰無忌秉



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  
及敷政方夏寔播風惠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略  
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朕懷其  
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  
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  
彰恐在遠舉事剋濟爲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  
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算略攻取爲效而此  
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所稱從兄子  
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生初爲會稽王驃騎  
行參軍轉桓修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  
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  
墨經而赴雖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爲建武  
將軍裕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  
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且深  
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洛橋也憑之與裕  
各領一墜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旌  
善紀功有國之通典沒而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  
忠烈果毅亡身爲國旣義敦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人無  
以遠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旣隕身  
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



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爲州主簿嘗見桓玄旣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欲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曰魏詠之器宇弘劬識局貞隱同獎之誠寔銘王府敷績之効垂惠在人奄致隕喪惻愴于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謚曰桓弟順之至琅邪內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先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之桓文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啟之資建大功若轉園剪群兇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勅敵因機効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贊曰劉生剛復葛侯凶恣患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武體茲忠烈捨家殉義亡生存節檀實稜威身隕名飛魏終協契効績揚輝

晉書八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終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玉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

張軌

軌子實 實弟茂 實子駿 駿子重華 華子耀靈 遵伯父祚 靈弟玄規 規叔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玉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

以儒學顯父溫為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

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

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

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

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

觀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

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

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汜



瑗陰澹爲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  
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  
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  
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  
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  
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  
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

一作

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

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  
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  
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  
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

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於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

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  
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檀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  
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猶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撓  
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  
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  
上卿若軍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  
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軌以帝所賜劔謂軌曰自隴以西征  
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劔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  
馬魴陰濟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  
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



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袞爲西平太守圖爲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晃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迂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托病歸河西陰圖代旣乃遣兄鎮及曹袞趨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寔思歛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關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閣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寔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璜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議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思一作爲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搔動一方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



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輔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袞走之張垣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袞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令寔率尹貞宋配步騎三萬討袞別遣從事田迥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藏西南出石驢據長寧袞遣翹晁距戰于黃阪寔道出浩疊戰于破羗軌斬袞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閔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責討噐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邇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其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祇太常摯虞遣軌書告京師飢匱軌卽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在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爲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遭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欵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實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爲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  
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  
太守趙彝東應裴苞寔廻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  
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  
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且弗辭營丘齊望承命所  
以明國憲厲殊勲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  
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  
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艸令絕其本  
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後絕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愍帝  
卽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弊爲  
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  
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  
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  
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  
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  
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  
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  
報國下以寧家妻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  
寔爲世子卒年六十諡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  
將軍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  
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  
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勲西  
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



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雋  
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  
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  
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群僚上慶稱德寔曰狐常忿  
表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曰黍紹前  
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  
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  
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  
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  
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  
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群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  
斷醒心則群僚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

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  
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  
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  
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死許爰  
暨舊京群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于王公之  
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  
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  
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  
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  
等雖赴國難殿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降虜  
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勲降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  
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



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効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出齊撫戎將軍張闓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垂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凡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闓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



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  
闕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  
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  
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應  
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  
卽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  
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卽尊位  
是歲元帝卽位于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  
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  
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氏羌皆應之保  
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縣  
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  
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  
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寔禦之也會保薨  
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  
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  
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  
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閹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  
神靈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王  
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諡  
曰昭公元帝賜諡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  
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固  
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旣遇害州人推茂爲大



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歲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寔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吸勸茂親征長史汜裨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宐以安百姓宐曰汜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盱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寔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閩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氏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氏羌之衆擊曜走之尅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



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邐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謹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涼州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二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自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帕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讌群寮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大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柰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表氏使自斃何獨殺下以旋兵爲恥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騭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



欲追蹤竇融欵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騭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鄆州乎騭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謚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鵝尾翹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閭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眾東會巖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

辛巖曰我握眾數萬藉氏羌之銳宜速戰以決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眾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眾我寡宜以次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眾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本險阻路遙爲主人甚易



胤若輕騎憑氏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較彼東合而逆戰者則  
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飢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  
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  
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  
火浣布犂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  
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  
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群心咸悅駿觀  
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  
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甚  
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群僚  
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  
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  
群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  
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繼祿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  
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  
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爲  
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子  
重華爲世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  
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  
氏楊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  
國并勢席卷三秦東請許洛埽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  
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  
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  
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



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鸞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畱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畱且可以卿意觀之鸞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常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旣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機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爲焯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



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者前部于冥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川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和初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爲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今居駿

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澠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畱其使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飢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菴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表傷皮未足論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旣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遷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



不通名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齋邸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茂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嗚呼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鈇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告徒文設空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卑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群凶貪縱橫之利惟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况以荆揚禦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爲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



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

无下此山二字

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

宜立西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諡曰文公穆帝追諡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沖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歸一作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

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喚之牧府相司馬張軌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彊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尅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

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

一作舊

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

一作任

非舊將也呂蒙

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

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厄機稍逼主

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

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以賊遣

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土羅麻秋等

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

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

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

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

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音誘宛成都



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  
背王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  
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  
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  
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  
衆爨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  
不可廢也重華從之俄而麻秋進攻枹罕與晉陽太守郎坦以城  
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  
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  
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一數萬季龍  
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

教軍士季

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修張弘辛挹郭普  
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季嘉以狗燒其攻具秋  
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  
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  
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以  
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  
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  
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  
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  
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  
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  
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



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抱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徙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策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烏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陛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苟當今之任

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又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卽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棊奕之間繼繼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



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尅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遣熾游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劔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之有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群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寔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勅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



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冲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爲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旣立自稱大祁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潘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賧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凶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

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魯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欵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群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嶽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群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辛氏爲皇后弟天錫爲長寧王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王耀靈弟玄胡爲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



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効歿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勲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旣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桓溫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旣震懼又慮擢反噬卽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尅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寔欲西保敦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二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寔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託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歿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爲瓘所殺玲等濟河未於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趙長張壽等懼罪入閣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按劔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旣失衆心莫有鬪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



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以張瓘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緄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瓘先欲征緄以兄珪在緄中爲疑緄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緄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緄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緄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應緄旋謂基曰緄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弟彊

盛負其勲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卽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別力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尅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



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寔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歿於是悉誅邕黨玄覲年旣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旣尅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覲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覲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諡曰冲公孝武帝賜諡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少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覲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覲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覲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絜之行覽蔓艸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適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爲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卹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



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勲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巳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廢大懷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爲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尅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嘆焉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仿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畧也衆以仿

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仿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没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卽位凡十三年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其一字多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左負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彊兵縱害



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舉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甚甜甘鴟鴞革響乳酷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達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京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叙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警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縮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孽陰傾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下其以切諫遇誅夷王鸞以謹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贊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絕河濱歸誠晉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旣綿遠國亦完富杖順爲基蓋天所祐



遂至朱守故騎常侍天錫振遊登朝元祀  
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元祿大夫未錫  
朝基被恩過朝士以其國使身唐多其  
西土所出天錫德曰天錫德曰天錫德  
吞內黠遺察收斂散家世到詠教因衣宗  
贊曰三象黠戎火土凡今集靈不个此  
衆奉良騰關齒衣障武再藥雖黃匪  
雲鬱鬱其辭各卒廷臬錄自然之聖  
天代細管錄冥吾伏黑山丁其以世  
心天寶地鄧騷荒員由林匪之咬突  
鄧鄧州無惑本時效詣西空嵩天東  
以傳答之俱玉珥對此德味亦言天  
底庸備開

晉書八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嵩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弇仕張軌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和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鑿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鑿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駟艸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



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  
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  
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磨之言邪  
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  
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  
將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  
十里移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  
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  
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  
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  
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  
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

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唱以甘  
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  
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爲  
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  
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  
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  
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  
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  
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  
尊祖弇曰涼景公父昶涼簡公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  
祭酒索僊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  
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爲太府主簿



宋繇張謨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謨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  
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汜德瑜爲寧遠將軍  
西都太守張靖爲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  
守趙開爲驛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  
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  
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  
爲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  
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  
閱武事圖讚曰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爲序頌  
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  
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  
圖讚所志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

表詣闕曰晉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  
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  
失馭權臣亂紀懷愍屯邇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  
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荆揚蒙弘覆  
之矜五都爲荒榛之數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  
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  
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  
囊括關西化被崑裔遐邇欵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繁此州是  
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尅隆  
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  
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  
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



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  
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  
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  
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群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  
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  
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弁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  
之隆勒于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  
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典  
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勲光踐上業隆一匡  
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  
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  
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雕  
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逾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唇齒  
臣雖名未結于天臺量未著于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  
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卽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  
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  
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  
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玄盛謂群寮曰昔  
河右分崩群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  
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  
今惟蒙遜鴟時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  
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泗  
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悅曰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



建康太守鎮樂涪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誠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尅已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

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援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畱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况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讐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于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玄盛從姑梁褒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傳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褒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略地



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鑿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巴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玄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群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虿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午庶攘茨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

前路竊以諸事艸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在苻三年撫劔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雷部分輒假臣世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峴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輪力臨機制命動靖續聞玄盛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旣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



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  
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子  
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寮  
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誠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  
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  
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  
懼弗尅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  
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  
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  
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  
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  
以威南虜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起霸圖

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  
旣而禿髮傳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  
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與于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  
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煦旣敷旣載以育以成幼  
希顏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蔑玄冕于朱門羨漆園之  
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鷄鶩之籠嚇欽飛鳳于太  
清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領竒秀水之凌霜  
挺修幹之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  
戢繁榮于常衢控雲轡而高驥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  
吟鳳之逸響應鳴鸞于南崗時弗獲彭心往形留眷駕湯林宛首  
一丘衝風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續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  
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園流



遂乃去玄覽應世賓孱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秘  
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誥誥百辟君希  
虞夏臣庶獲益張王頹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摛神淪胥  
而覆溺呂發爨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  
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闕而無  
烟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  
雄霸之想聞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無象故覆車絕路而繼軌膏  
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怙悞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  
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  
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崑墟以爲墉總奔駟之駭  
轡接摧轅於峻峰崇崖噤噤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嶽岑榛棘  
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鴉鷄羣吟挺非我以爲用任至當如影

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于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  
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雋哲庶罩網以遠  
籠豈徒射鈎與斬袂或脫桔而纓裝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  
陸拔翹彥于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于艸廬  
運玄籌之罔滯洪操繫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  
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出據斷橋而橫矛亦雄  
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  
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于  
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  
潤雨疇益旣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平御群龍而奮策彌  
萬載以飛榮仰遺塵于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啟路驅  
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



緯之所寧赴赴平城翼翼上弼恣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  
當陽拯涼德於巴墜間昌寓之駮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  
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殮而忘寐表略韻於統素  
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  
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  
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  
宜深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  
勿令唐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略乖衷失  
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九國人上諡曰武昭王墓曰建世  
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于秦隴而植  
之終于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  
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王簿梁中庸及劉彥明  
等竝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  
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  
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姁儀先卒玄盛親爲之誄自餘詩賦  
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  
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  
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  
張掖太守且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  
遣武衛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  
蓼泉士業聞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  
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又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  
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



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嚴  
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  
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竝并兼之本實在農戰  
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  
悴致災之害寔此之由主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  
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  
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號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  
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  
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  
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  
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  
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旣爲涼州

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  
姑臧南門崩墮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于敗於前身戮  
於後改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  
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  
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  
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  
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  
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  
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  
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  
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  
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變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



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蚕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雋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筭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竝不納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儻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豐來距戰於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爲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

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恰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磬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龕嶮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隄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二千連版爲橋潛欲決隄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爲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



伊吾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參龍之構趾景毫垂統本吞鸞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于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疏洎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德絕壤靈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晉書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孝友

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亶亶忘劬集包思執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隕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臣致錫金之慶陽雍標一作轉玉之祉切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



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工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駸則葉穎刑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歡愉之致緬窺緇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日六之災邁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之有已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令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燕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

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秦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乳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爲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苦



尪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龍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厄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三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墮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

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子賜興

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爲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爲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卽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爲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雙行取蟻螯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卽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爲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榲松栢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悉加捶撻有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哀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毋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



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盤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耻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于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檐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柱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



猛獸所殺置於所犯裁下汝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  
卽於汝前自撲而死汝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  
者積二十餘年汝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  
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  
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  
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  
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汝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  
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  
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  
黯無以過之汝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慤今亦家於墓側臣以  
爲汝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疇既往以獎方  
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  
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汝像於堂朝夕拜焉

### 庾袞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  
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  
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  
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輒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  
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  
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  
諸父竝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  
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  
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管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  
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妻一作樂



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衮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衮共安貧苦相敬如  
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衮  
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摭尚多衮乃引其羣  
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摭也不曲行不旁撻跪而把之則亦大獲  
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  
其墓栢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  
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  
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方  
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  
孤兒女曰芳將嫁美服旣具衮乃刈荆茗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  
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  
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

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廢翁及翁卒衮哀其早孤  
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衮父  
誠衮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  
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衮每拜之嘗與  
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衮獨不拜準弟徽曰  
子不拜吾親何衮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  
之子也其義至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  
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  
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  
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  
衮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  
車而迎衮遂巡辭退請徒行人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



舍旣而衮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于陽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衮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塙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旣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罔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衮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衮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恂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瞥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衮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



人之墓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柚茂澤摺在澤生故名澤因摺生故曰摺茂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茂生願安成太守

###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旣少動經山川父難于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外

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持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竝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旣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敢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晏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爲揚州檄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竝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歛有一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



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 顏舍

顏舍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舍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于醫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父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舍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

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舍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舍惇行贈以甘旨舍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旣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舍二親旣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舍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髻虵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舍憂歎累時嘗葺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舍舍開視乃虵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叅軍出補闕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爲叅軍過江以舍爲上虞令轉主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東宮初建



舍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舍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遊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舍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舍舍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知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知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舍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舍欲爲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温求婚于舍舍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竝有聲譽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



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劬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竈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特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憑之

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旣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一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罔



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旣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  
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  
旣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  
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  
反政然聖迹稍麤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  
至也罔竒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  
於劉聰聰竒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  
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  
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  
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邑士不修操行者無得  
入其門然滯理不申籍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  
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  
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  
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  
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  
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  
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  
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  
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  
不起父母終後廬于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  
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  
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



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卒年十八乃密市利錡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舡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旣過談於橋上以錡斬之應手而死旣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厥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 桑虞

桑虞字深魏郡黎陽人也父冲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爲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爲司馬冲知顥必敗就職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茹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歡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救之不顧虞諸兄仕于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



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于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鄆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于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符堅青州刺史符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致隆孝父色養常患甘鮮乃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

中以選補

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僅使計無

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

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

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鉅之

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

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

有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已有餘

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

尉桓溫竝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

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

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



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自許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 吳達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達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甃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莽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流慟致其感通舍哺申其哺養戴昌賞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上哀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杜伯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燕言蓮葉異時均美

許攸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駟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衣之禮寔古今之所難焉庚叔襲不置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君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其餘羣子竝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涸相對槐巢鷹密彥夏庾風標至姓文度弘都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載光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系義闡琦吳道有馮河之德咸摛左言



